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 文 与 社 会 译 丛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6和17世纪英格兰 大众信仰研究

Keith Thomas

[英国] 基思·托马斯 著 芮传明 梅剑华 译

刘 东 · 主 编 彭 刚 · 副 主 编

 译 林 出 版 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16和17世纪英格兰 大众信仰研究

Keith Thomas

[英国] 基思·托马斯 著 芮传明 梅剑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 (英) 基思·托马斯 (Keith Thomas) 著;
芮传明, 梅剑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8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SBN 978-7-5447-7434-5

I. ①1… II. ①基… ②芮… ③梅… III. ①宗教信仰—研究—英国—近代
IV. ①B9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4504 号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by Keith Thomas

First published in 1971 b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706 号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英国] 基思·托马斯/著 芮传明 梅剑华/译

责任编辑 陶泽慧
装帧设计 胡 芑 黄 晨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9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0.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434-5
定 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基思·托马斯爵士
(Sir Keith Thomas, 1933—)

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和《人类与自然界》。曾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顾问。1988年因对早期现代英国历史研究的贡献，被女王授予骑士爵位。在知名历史刊物《今日历史》创刊六十周年的历史学家评选上，托马斯是仅有的被三位专家推选的史学大家。





在16和17世纪，妖术、占星术、巫术疗法等大众迷信几乎遍及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相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病，而护身符可以抵御恶灵的侵袭。与此同时，宗教改革试图将巫术从教会仪式中剥离出来，科学家也不断发现解释万物的全新理论。

托马斯深入英格兰各地档案，用海量的例证和审慎的分析带领我们进入早期现代人类的心智，向我们展示科学和理性如何同古老的信仰体系争夺关于世界的解释权，而基督教又如何跟随大众心智的启蒙，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

分享译林更多好书：

@译林出版社

@译林人文社科

<http://site.douban.com/yilin/>



译林微信公众号



译林天猫旗舰店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

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我的父母

前言

本书试图彰显一些信仰体系的意义，这些信仰体系曾兴盛于16、17世纪的英格兰，但在今天它们已不再受人关注。占星术、妖术、巫术疗法、占卜术、古代预言、幽灵和妖仙，在今天毫无疑问都受到聪明人的轻视。它们在过去却受到当时聪明人的认真对待，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解释何以如此。我力图展示它们在我们祖先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所拥有的实际功用。在这项工作中，我受惠于现代社会人类学家对广泛存在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相似信仰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开始关注这些信仰与同一时期宗教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对不幸提供解释和对噩运提出拯救方案这一点上，它们似乎扮演了一种与英格兰国教会既紧密联系又相互竞争的角色。有时候它们寄生于基督教的教导；有时候它们与其针锋相对。因此，我拓宽了研究范围，以便为对当时的宗教进行更充分的考虑预留空间。我把宗教与其他较少受人重视的信仰体系并列，希望对这两个方面都多加澄清，从而对于理解早期现代英格兰精神状况有所裨益。另外，我也试图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一精神状况与物质环境的关系。

这就必然导致长篇大论。我充分意识到在如此长的时段里，处

理如此多的不同话题将导致研究内容大量的压缩和过度简化。但是为了尽量找出这些不同信仰之间的关联,我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处理。本书如此安排,是为了便于读者轻松地跳读一些介绍不同信仰的章节,但是整体必然大于部分之和。同时,我也想强调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兴起的一致性。这就是本书从16世纪早期中世纪教会的崩溃谈起,而止于17世纪末知识氛围明显嬗变的原因。而且资料也表明,在17世纪末出现了停滞,因为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法庭,对于我所关心的问题,其所能提供的相关记载都在那个时间点后变得不那么有用了。

我所谈到的话题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英格兰特有的;实际上其大部分都是西方世界一般文化史的一部分。但是本研究严格限于英格兰(偶尔牵涉到威尔士)范围内,我抵制了将其与苏格兰、爱尔兰和欧洲大陆进行比较的诱惑。除非每一个国家的资料都收集得完整而精确,否则无论怎样有诱惑性,比较历史研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对于英格兰的材料我也只是浅尝辄止,并且模糊了一些重要的地区性差别。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精确的统计数据,而这正是分析历史变化经常依赖的东西。尽管我们希望总有一天,那些存在于大量未出版的法庭记录中的素材会被系统地量化整理出来,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现今还无法支持这样的数据计算。事实上,我并没有像原本计划的那样频繁光顾那些广泛散布在各处的档案资料,而我的数据研究也没有那么系统。在尝试讨论主题的要点的時候,我也仅仅通过正例、反例等历史学家的传统方法来进行说理。尽管这种方法有一定的优点,但是这种技术与计算机的量化计算相比,就如同在核武器时代使用弓箭一样。不过,除非有能够用于计算机的恰当材料,否则计算机无法处理,而目前并没有真正的科学方法可以用来测度过去时代的思想变化。因此我论证当中的很多要点并没有给读者以统计性的论据,不能供他们选择到底是接受

还是拒绝我阅读该时期文献之后所形成的印象。不过我已经非常高兴地看到,就妖术问题而言,我的判断在艾伦·麦克法兰博士的统计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确证。麦克法兰博士关于埃塞克斯郡(现有充分证据允许进行这种研究的郡)的妖术指控的系统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¹我的主要目的是想促使大家对过去的一个相对被忽视的广大领域给予关注。如果未来有一天,我这番试探性的概括能够被更为充分的真相版本所替代的话,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企鹅版前言

在这一版里,我更正了一些错误,删减了一些多余的部分,根据最近的出版文献增加了一些注释。衷心感谢我的朋友、记者和评论家的种种建议。

基思·托马斯

1972年6月1日 xi

1 艾伦·麦克法兰:《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巫术》,1970。

致 谢

很多朋友给我提供了观点和资料,我无法全部罗列于此。我试图在注释中感谢一些具体的帮助,如有忽略,尚请海涵。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贝列尔学院工作的前导师和我所有在圣约翰学院的学生。我尤其感谢 Christopher Hill 博士,他激起了我对 17 世纪英格兰史的兴趣并对我的早期研究进行指导。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Richard Grassby 先生、Brian Harrison 博士和 John Walsh 博士,他们经常送我一些与我主题相关的参考资料。与 Alan Macfarlane 博士富有启发的谈话帮助我明确了自己的一些观念。本书的部分内容在国内外发表过或者做过演讲,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让我获益匪浅。

关于妖术和大众巫术的章节取材于我在 BBC 就妖巫和巫师的两场演讲(再版于 *Listener*, 1972 年 3 月 5 日和 12 日),以及我为社会人类学学会作的文章《论社会人类学与英格兰巫术历史研究的关联性》(《巫术忏悔和指控》, M. Douglas 编, 社会人类学学会专题论文第九期, 塔维斯托克出版社, 1970)。很多朋友给予我极有价值的参考消息。我尤其要感谢 Philip Tyler 博士, 他提供给我关于约克教区的信息。Elizabeth Allen 小姐给予我一些彼得伯勒教区的档案资料。F.C.Morgan 让我能在赫勒福德教堂图书馆查阅

资料,而且允许我借阅并引用他关于赫勒福德市的手稿。我还要感谢 J.Addy 博士、M.Bindoff 博士、Macfarlane 博士、Neale 女士、J.A.F.Thomson 博士和 R.B.Walker 博士。我也由衷感谢 B.S.Capp 博士、R.A.Houlbrooke 博士、J.A.Sharpe 先生和 P.A.Slack 先生。 xiii

我也得到许多档案馆管理员和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他们允许我查阅很多由他们保管的文献或者提供给我一些影印资料。我必须感谢柴郡、康沃尔、德文、多塞特、埃塞克斯、格拉摩根、汉普郡、赫特福德、伊普斯威奇和东萨福克、肯特、兰开夏、伦敦、米德尔塞克斯、诺福克、北安普敦、萨默塞特和约克(东区)这些地区档案局的负责人。我也要感谢伯明翰市、格洛斯特市、谢菲尔德市的图书馆管理员、莱斯特城市博物馆的档案馆馆员,布里德波特和莱姆里杰斯大区档案馆管理员以及兰贝斯宫图书馆、威廉姆斯博士图书馆、雷丁大学图书馆、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市政厅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公共档案馆等的职员。我们要特别感谢博思威克历史研究学院 N.K.Gurngey 夫人、剑桥大学图书馆 D.M.Owen 夫人、康沃尔皇家学院 H.L.Douch 先生和朋友之家图书馆馆员 E.H.Milligan 先生。引用自公共档案馆的文献的版权归皇家所有。

在牛津,圣约翰学院图书馆的 Charles Morgenstern 先生、科德林顿图书馆的 G.Webb 先生帮助我减轻了不少工作量。还有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馆员提供了大量无私的帮助,对此我感激不尽。我的学院在休假方面对我非常宽容,并在打印手稿的费用上提供了慷慨的资助。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基思·托马斯
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

1970年7月1日 xiv

参考文献说明

本书的注释如此之多，以至于无须再列一份正式参考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每一章的注释中获得相关主题各个方面的信息。出于审美考虑，文献量本可以减少，但我不能这样做，使得读者找不到文献的出处。不过我使用了大量缩写。它们列在后面的缩写表中。另外，在每一章第一次引用的时候，我会给出文献的具体信息，随后的引用就是缩写。书中省略了古希腊和希伯来的一些名称。未加说明的出版地均为伦敦。对于绝大多数历史文献的引用，在拼写和标点方面都做了修订。

xv

缩写表

Add.	附加卷(用于档案名简写)
Ady	T. 艾迪,《黑暗中的蜡烛》(1656);重印名为《对妖巫的完美发现》(1661),页码不变
A.P.C.	《枢密院法令》
Archaeol.	考古(用于档案名简写)
Ashm.	《阿什莫尔手稿》(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Aubrey, <i>Gentilisme</i>	J. 奥布里,《异教与犹太教之遗稿》,J. 布里滕编辑(民俗学会,1881)
Aubrey, <i>Miscellanies</i>	J. 奥布里,《不同主题的杂记》(第四版,1857)
Bacon, <i>Works</i>	《弗朗西斯·培根著作集》,J. 斯佩丁、R.L. 艾里斯和 D.D. 希斯编辑(1857—1859)
Bernard, <i>Guide</i>	R. 伯纳德,《大陪审团指南》(1627)
B.M.	伦敦大英博物馆
Bodl.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Borthwick	约克郡博思威克历史研究学院
Brand, <i>Antiquities</i>	J. 布兰德,《对大不列颠大众古物的考察》,H. 埃利斯爵士修订(博恩版,1849—1855)

Bull. 公报(用于档案名简写)

Burton, *Anatomy* R. 伯顿,《忧郁的解剖》(1621)(大众文库版, 1932)

Calvin, *Institutes* J.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H. 贝弗里奇译(1957)

C.B. 法庭卷宗

C.S.P.D. 国务档案,内务系列

Cooper, *Mystery* T. 库珀,《神秘的妖术》(1617)

C.U.L. 剑桥大学图书馆

D.N.B. 《英国人物传记词典》

D.R. 管区主教记录:
剑桥大学图书馆伊利管区主教记录
德文档案馆埃克塞特管区主教记录
格洛斯特市图书馆格洛斯特管区主教记录*
赫勒福德郡档案馆赫勒福德管区主教记录*
大伦敦市图书馆伦敦管区主教记录
诺福克和诺里奇档案馆诺里奇管区主教记录
北安普敦郡档案馆彼得伯勒管区主教记录
肯特郡档案馆罗切斯特管区主教记录
萨默塞特档案馆韦尔斯管区主教记录*
卡斯尔,温切斯特(汉普郡档案馆)温切斯特管
区主教记录*

* 在我查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上述记录都进
行了整理编目。

D.T.C. 《天主教神学词典》,A. 瓦康等编辑(第三版,巴
黎,1930—)

Durham Depositions 《自1311年至伊丽莎白时期达勒姆法庭上的
证词及其他诉讼记录》,J. 雷恩编辑(瑟蒂斯学
会,1845)

- Durham High Commission* 《达勒姆教区高等委员会法令》，W.H.D. 朗斯塔夫编辑（瑟蒂斯学会，1858）
- E.E.T.S. 早期英语文体学会
- E.H.R.* 《英格兰历史评论》
- Ewen, i C.L. 尤恩，《妖巫搜捕和妖巫审判：巡回审判中1373起季度法庭上的妖巫控告，1559—1736》（1929）
- Ewen, ii C.L. 尤恩，《妖术与魔鬼：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庭上宣誓证词和忏悔的简要记述》（1933）
- Ewen, *Star Chamber* C.L. 尤恩，《星法院中的妖术》（1938）
- Foxe 《约翰·福克斯的行传和纪念》（第四版，J. 普拉特）（1877）
- Frere and Kennedy, *Articles and Injunctions* 《新教改革时期的巡视记录和禁令》，W.H. 弗里尔和 W.M. 肯尼迪编辑（阿尔昆俱乐部，1910）
- Hale, *Precedents* W.H. 黑尔，《一系列犯罪案例的先例和诉讼记录：伦敦教区宗教法庭上的诉讼记录，1475—1640》（1847）
- Hereford City Records* F.C. 摩根先生整理和保存的赫勒福德记录的抄写合订本
- Heywood, *Diaries* 《奥利弗·海伍德神甫（1630—1702）：其自传、日记、逸事和大事年表》，J. 霍斯福尔·特纳编辑（布里格豪斯和宾利，1882—1885）
- H.M.C. Homilies* 《历史手稿委员会，关于朗读于教堂的两本布道书》，J. 格里菲思编辑（牛津，1859）
- Josten, *Ashmole* 《伊莱亚斯·阿什莫尔（1617—1692）：其自传、历史笔记、通信，以及当时与他的生平和著述相关的文献》，C.H. 乔斯滕编辑（牛津，1966），